

德齡女士原著
秦瘦鷗譯述

慈禧后私生活實錄

101

上海百新書店發行

慈·禧·后·私·生·活·實·錄

御香縹緲錄

全一冊

翻印必究

證書字第一一七八號

本書著作權已經內政部註冊

分售處	發行所	發行人	出版者	譯述人	原作者
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
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
滙一版

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徐稚鶴
百新書店

上海河南路一七九號
百新書店

秦瘦鷗
德齡女士



• 式名簽其及者作書本 •

RWJ 741 / 09



• 德齡侍奉太后遊覽花園 •

介紹原著者

在三十歲以上的人的記憶裏，「德齡公主」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吧？她曾經寫過許多英文的作品，並且其中有一二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經人翻譯出版；而當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，她也曾在祖國宮闈交長寺間的逗留，甚至還在上海跟李時敏君伍愛蓮女士等演過幾天英文戲，地點是博物院路時代的蘭心大戲院，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宮秘史一類的劇本，由她自己扮演「大清國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聖母皇太后」——西太后。

其實不但照中國的習慣，已經覆亡的一朝所頒給的種種頭銜都得一律作廢，從來沒有再公開使用的；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遜清一朝所取得的封號的話，也祇應稱為德齡郡主，因為她和她的妹妹容齡女士（封山壽郡主）都不是努爾哈赤的嫡裔，根本就沒有晉封公主的可能。這一個錯誤是第一位譯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鑄下的，她只草草地譯出了 Princess 這一個字，並沒有考慮到在中國還有公主郡主之分。其後德齡在上海演戲，廣告裏少不得要寫她的大名，她就落得「自高身份」的以公主自居了。

同時又因德齡原籍東三省，（東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稱為滿洲人而不算在中國人以內的）後來又嫁了一國美國人，並且所發表的著作全是英文，所以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，已把她看得完全成了一個外國人了。其實她却是十足的中國人！她的大名「德齡」兩字，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，所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「清宮二年記」譯本上，把她的署名隨便譯做「德菱」，甚至改排重印後猶未校正，委實是極可異的。

德齡女士的父親裕庚公爵，是滿清的一位貴族，曾經做過駐歐各國的欽差大臣，可算是一位前輩外交家。他在英法兩國逗留的時期很久，他的一家也隨着他同客異域，所以德齡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

都會飽受西方教育——她的二哥助齡是在法國讀陸軍的，長于攝影術；她的妹妹容齡女士英文法文也都很好，嫁廣東唐寶潮先生，七八年前曾經用英文寫過一本歷史小說「香妃」。我在譯述「御香縹緲錄」和「瀛台泣血記」這兩部書的時候，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，很得到助齡先生和容齡女士的幫助。——及至回國以後，經慈禧太后的賞識，便把她們姊妹兩位一起召進宮去，像女官又像小輩的撫養着。她們在宮裏大約住了兩年光景，旋即離京南下。（有人說她們是給西太后驅逐的，因為她們的母親竊取了宮內的寶物，確否不可知。）她們在上海的交際場中也相當活動，德齡便認識了美國駐滬領事館中的副領事 Mr. T. C. White，由戀愛而結婚；後來 White 君的職位更調，他們便一起回到美國去，不久更因 White 君的改充新聞記者，德齡也就跟着開始了她的著作生活。她的作品除「瀛台泣血記」「御香縹緲錄」以及一本較舊的「清宮二年記」之外，尚有「The Golden Phoenix」「Kowtow」等六七部，都是以清末宮內的情形為題材的。平心靜氣的說：她的文字寫得委實很流利，而她當年的宮廷生活更幫助她貯藏了不少珍貴的材料，雖不免偶爾也有歪曲事實，取悅讀者的地方，尚不足為大病。

她和 White 君曾經生過一個男孩子，取名 Thaddeus R. White，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，所以在「御香縹緲錄」的扉頁上，會題下「In lov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mond White」一句很傷心的獻詞。這個孩子去世後，他們夫婦倆的感情大受影響，甚至有許多人說他們已經離婚了。

民國二十四年的秋天，她獨自回中國來走了一次，其時「御香縹緲錄」一書恰好在申報上連載完畢不久，我就湊她經過上海的時候，上華懋飯店去和她長談了二三小時。那時候她已是一位將近五十歲的半老婦人了，衣飾當然全部洋化，見了人也儘可能地不講中國話；在她心目中，美國已是她的祖國，中國反是一塊陌生的土地了。記得我在送她上滬平通車的一天，曾經很率直地向她建議，希望她以後如有著作，最好介紹一些中國的新事物，不要讓歐美的讀者永遠只知道中國有一位 Empress Dowager。

1926。前年起美國朝野熱烈倡導華運動，我在報紙上似乎也看到德齡女士參加「中國之夜」及「一碗飯運動」的消息。或許我們這一位老朋友對於祖國所持的觀念已經改變了！

說也真巧，前年十月我到重慶，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約，加入時事新報，重慶已間斷達四年之久的夜生活，每夜自己發稿，與剪刀紅墨水為伴。隔不到幾天，一個晚上，正當我在分發第三次中央社電訊稿的時候，忽見一標題：「德齡公主撞車身死」。仔細一看，原來我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為汽車所撞，醫治無效，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。我便把這消息特地交給第一版編者，請他加個黑圈框登出，雖然我自己也知道論新聞價值，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。

第二天，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和我見面時，都特別提到這件事，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和德齡過去的友誼，想從我這裏聽到一些她的生平。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東西，給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發表，內容和上文大致相同，因為我對她的認識也不過如是而已。

秦瘦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旦改作

容齡女士前序

德齡郡主當年曾撰清宮二年記一書，早已膾炙人口。後其在美時，聞有出版物流行，乃因遠隔重洋，多未曾寓目，亦最大之憾事。去歲復見其新著「御香縹緲錄」[Imperial Incense] 掃蕩一通，不啻慈禧后之野史。同胞姊妹，天各一方，得見此編，不勝動雁序分飛之感。觀其章法筆致，容齡固望塵莫及，有如游夏，不敢贊一詞也。惟薦中所列，有一二事蹟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儼若蟹樓海市，令人不可捉摸，良心所在，姑爲證之：如謂慈禧后與榮祿一節，查慈禧后入宮，年始十六，彼時榮祿隨任在外，尙是暫齡，彼此未嘗覲面，戀愛從何說起？民十年法國覆飛將軍來華，容齡曾備招待之列，其赴津所乘花車，即書中所指之物，實則該車自造成後，慈禧后並未得乘坐一次。至瀾宮中鞋匠等事，尤屬子虛，查后用之履，向爲各王妃命嬪所進。回憶遜清時代，慈姊妹出入宮闈，侍后最久，惟吾姊出宮，在巨薨以前，容齡離宮，在巨薨而後，其中相距又三四載，凡禁內細微瑣屑，似容齡知之較爲詳備，故不惜曉曉爲之證明，以作吾姊搜集前朝遺事之一助。若論是編新奇熱鬧，只作小說看，爲消閒釋悶則可，若視爲紀事，則半屬銷花水月，虛而不實，且未免有傷忠厚。因憶及蔡元培先生石頭記索隱，詳證董小宛事，道蘊文章，殊足使人欽佩。况容齡對於吾親愛之手足，自不能已於言，傾誠而出也。知我罪我，其惟德姊。

唐裕容齡

一三、四、一

一遍地金沙

春天，桃花像爭妍鬥勝地在北平城內城外，到處開放着；一陣風過，落花滿地，彷彿是鋪上了一條絢色的地毯一樣；空氣中，隨時可以聞着一股濃烈的香味。

某一條街上，遍地鋪着金子一般的黃沙，大隊的人馬，浩浩蕩蕩地在前進。行列極整齊而嚴肅，除掉人馬在沙地上踐踏，發出輕碎的沙沙聲以外，旁的便聽不見什麼了。

許多盛裝華服的人，跨着馬，戴着有貂尾做裝飾的朝帽，組成了一隊光輝燦爛的隊伍。他們座下的馬都是最好的蒙古種，光滑的毛片，長而整齊的鬃毛，時時發出耀眼的光來。馬鞍上都鑲着珍貴的珠寶，腳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裝飾。平均每一匹馬的身上，至少有四五種不同的顏色，幾百匹聚在一起，再加上陽光的反映，便蔚成雲錦似的奇觀了！

在這些馬所踢起來的灰塵的後面，相距約一二十步，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轎。轎子的兩邊，畫着兩條張牙舞爪的金龍。抬轎的是十六名太監。在這座轎子的裏面，像廟宇裏所塑的神道一般，端然不動地坐着的，便是當時的皇太后，慈禧，中國四萬萬人民的主宰。

在這座鸞輿的後面，還有六乘全部漆着紅色的大轎，每一乘大轎，有八個太監抬着。這就是侍從女官們所乘坐的，我和我的妹妹容齡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整齊的行列，在一重極度肅靜的空氣裏前進着，人和馬都難得有聲音發出來，儼然可以聽到格拉格拉的幾響，那是笨重的轎槓，在轎夫的肩膀上轉動的聲音，除此以外，就祇那個天下聞名的大太監李蓮英，不時在前後左右走動，用一種雖低而極兇暴的聲音，向隊伍中的人呼叱着。因為這些僕仗，這些行列，事前都是由他一個人費了許多時候佈置下的，所以大家都得服從這個可怕的魔鬼的命令。

從頤和園的大門起，一直到熱河行宮的大門止，在這一條幾百里長的官道上，遍地是鋪着金色的潮濕的黃沙。尋常的百姓們，不但不准走上這一條御道來，就是站在較遠的地方，瞭望鑾駕在這裏經過，也是要立斬不赦的，所以從來也沒有人敢大膽違犯過。

行行重行行，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，漸漸地折入蒼綠色的山谷中去了。我們暗暗在猜測太后這時候心頭上所懷的是怎樣的一種感想？她離開熱河差不多已經整整的有五十個年頭了，那個地方，可算得是她的發祥之地。其時，她還是一個極美麗極年輕的女人，她在宮內的地位，却祇是咸豐皇帝的一個寵妃。因為咸豐突然死了，便頓時勾起了朝中兩位權臣的陰謀，他們想把她那年幼的兒子——同治——黜廢爲庶民，劫奪下他的皇位來。

雖然她那時候對於朝中的一切情形，還是不很熟悉，她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，但是環境逼迫她，使她不得不用一種極巧妙的策略，去對付那兩個陰謀家——載垣和肅順。後來，她就懷着滿腔的憂慮，把她的兒子搶出了虎口，就在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上，從熱河逃回了北平。當時在路上保護她的，便是榮祿。在慈禧沒有給咸豐選去做妃子以前，榮祿就是她的情人；後來榮祿仍克盡厥職的做她的忠僕。他們兩人中間的一番戀愛，却就此很沉痛地犧牲了。

到如今，差不多已過了半世紀了，她自己也已經給人家尊爲皇太后了；榮祿是死了，她所生着的兒子——同治，也早已不在了。所剩的祇是一個最好滑的李蓮英，依舊伴着她，從這同一道路上，再到她的發祥地——熱河去。

離開紫禁城——那個充滿着野心的地方——一步一步的遠了，皇太后的一大隊人馬，不住的在這一條黃沙路上前進着；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馬的蹤跡，已像過眼烟雲一般的不可再見了。

前進，前進，越過了那些綠色的山頭，偶然在幾處預先佈置好的廟宇裏歇息一會，……接着，又繼續前進。這一隊美麗的行列，終於是在熱河行宮前的那片大空地上紮下了。這裏的一切，都是靜止

得像死的一樣！

這些宮殿的屋面上，雖都同樣的鋪着黃色的瓦片，梁上和柱上，也滿繪着麒麟龍鳳之類，但是這些工程，看起來終不如北京禁城裏的宮殿或頤和園裏的宮殿那樣的精緻；想必是這裏的土工們的技巧確有不如北京那邊的工匠的地方。

成羣的女官，太監，和宮女，默默無聲地隨在太后的後面，很迅捷地走着。太后的行走，本來原很輕快的，其時，她似乎急着要回到從前的境界中去，因此在這些冷落的宮殿裏，穿來穿去的走得彷彿更快了。她把以前她做一個年輕的皇妃時候所到過的地方，幾乎全走過了。

後來，又到了一所空閉着的宮殿上，她忽然用極低的聲音，獨自感嘆起來。我因為緊隨在她的肩後的緣故，可以很不費力的聽她說道：

「這一個寶座，就是我們的兒子，在行加冕禮時所坐的！我們至今好像還可以看見他坐在那裏。——景象是跟昨天一樣——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貴的服飾。」

她的感嘆是這樣的靜穆，而她的思潮却受了這個可以紀念的加冕禮的衝動，不住的在起伏。當這個加冕禮舉行的時候，也就是她三度攝政的起點。這種種情形，簡直是同昨天一樣。而她現在所站的地方，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！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的嬰兒在這上面行加冕禮的那個寶座，好久不作一聲，也不回頭來看她身後排列着的一行隨從。她只低下了頭，拂過了第一個女官，以至於最後的一個小太監，又穿往別的殿上去了。

她又指着另一座宮殿告訴我們，這是咸豐死後停靈之所，她說得是非常的真切，我們彷彿看見有一個已死的咸豐，躺在她所指着的地方；而他所丟下來的一副千斤重担，只得讓他的嬌弱的愛妃給他担住了。——就是現在這個溫和的老婦人。

在沒有到這裏來以前，太后已曾告訴過我許多關於她自己的歷史；現在，她就當日最繁華，最

幸福的幾段事情所發生的地點，一一指點給我認識。這對於她，是多麼傷心啊！但是當我們後來離開了熱河行宮回到北京走進了頤和園的大門之後，這些悲痛的陳跡，便絕不費事的擲出了我們的腦神經外去了，猶如翻過了一頁歷史一樣；而從此，這一部份的歷史便永遠不再有人去翻看了！

二 御用列車

近來太后的脾氣似乎已變得喜歡喜動的樣子。我想，也許她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熱河之行的影響。在沒有到熱河去之前，她的足跡所至，總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頤和園這兩個地方。雖然在庚子拳匪之亂的時候，她曾經到西安去過一次，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難，當然不能算是出遊。這幾十年來，可真把她關閉得悶透了；而宮中的那些朝參大典，以及每天和她的臣下們集議軍國大事的早朝，也不免使她覺得有些厭倦了。且不管她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，總之，她是很熱烈地在希望過一些不同的生活。我又想我平時對於我自己的種族——滿洲人所加的種種神祕的猜測，或許也是使她打算出遊的動機之一。因此，後來很有人在議論我——雖然並不會明白的指定——是攬撥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。但是事實而論，自從我們滿洲人的祖先在西歷一六四四年入關以來，滿洲人只有一天一天的進來，很少再回去的，所以也無怪我和我的妹妹對於我們自己的本鄉，都是這樣的懷念着，希望着了。

後來，皇太后是決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。順便還想着看東陵的那些古宮。當然，她的主意，經決定之後，便等於是已經實行的一樣了，立刻就有電報打到奉天去，知照那裏的人，準備一切。雖然那邊的宮院也像熱河行宮一般的常用有人看守着，可是在太后未啓程以前，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許多人去，目的是要把那幾座久已空閉着的宮殿，點綴得像紫禁城和頤和園一般的華貴舒適。

但是從北京到奉天的路程，委實是太遙遠了一些，連太后自己也知道不能再乘輿典去了。而且她

恰巧已從外國鐵路公司那裏買來了一列「御用列車」，雖然她已化了一筆驚人的巨款，——這並不是鐵路公司的人欺騙她，實在因為經手的人都要錢，一層一層的加起來，到最後，它的總數竟足夠抵得上一個較小國家的全年的開支了。其中李蓮英當然也有分，誰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銀子。——但是她却還不會使用過一次咧！她時常在懷疑：坐火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滋味，所以這一次，決意要嘗試一試了。她實在是難得離開北京城的，借這個上奉天去的機會，她想看看她自己所統治着的土地；也許她還想見到幾個平民。不過這一點，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。因為尋常的平民，照例是不准見她的，於是她也就不能見他們了。每逢聖駕出巡的時候，不但大道上不許有什麼閒人逗留，就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，也必被驅逐淨盡。然而據我和我的妹妹所知道，每當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經過時，兩旁的居民們無有不在家裏挖開了紙窗，從一個一個小孔裏偷看着的；祇是因為皇太后們所乘坐的轎輿，以及女官們所乘坐的紅色大轎，都是遮得密不通風的緣故，他們雖在窗孔裏偷看，却並不能看見我們的一手一足。我有時往往歡喜把我的轎簾拉開一些，以便瞧瞧外面的景緻，但是也不敢拉得太開，使外面的人能夠看見我；因為我要如這樣不拘禮的話，旁人就要大加指謫了。

聖駕東行的主意雖然是已經決定了，但是在警行之前，儘有許多事情須得準備咧！第一步必須讓太后下一條正式的上諭，指定她的專車將於何日自北京開往奉天。同時，還得添製一條新的法律，就是凡當太后的專車在路上行駛的時候，全路的無論那一段，都不准再有旁的車輛移動，違者處以極刑。當然，這一次京奉鐵路上的長官，都不免被派為基本屬從人員了。此外，太后又得隨意挑出幾個重要的廷臣來同行。至於其他的一切籌備工作，便由我和大將軍慶善負責處理，這裏也不及細寫。

籌備工作一開始，鐵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來了。因為據我們的估計，要裝載全部的官員，太監，宮女，以及各種用具，材料等等，這一系列御用專車，就非得掛上十六輛車不辦。同時又因為這些車輛在購到以後，還從不會行駛過，為慎重起見，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檢查，這一部份的工作，居然是很

迅速地辦妥了。其次就是要把十六輛車子完全改漆代表皇族的黃色。能够保持本來的面目的，只有那一輛機關車。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這一點的話，她是決不肯讓這輛機關車不換顏色的。

這是多麼可惜啊！我們竟不能有一輛黃色的機關車，拖着我們，在中華的原野上往來馳驟，使我至今還覺得不勝抱憾！

皇太后雖然是決意要出京了，但是還得照例的教朝中的各位大臣對於這件事發表一些意見。每邊有什麼比較重要一些的事情發生的時候，她總是要徵詢他們一番的，不過，據我所知道，事實上她對於廷臣所貢獻給她的意見，卻往往是非常的漠視；尤其是那些和她自己的意見相左的話，那是更不願意聽了。這一次她爲着要服從習慣，沒法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諭，可是這上諭下去之後，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亂起來了，奏章像雪片似的送進來。他們的火意，都不外乎下面這幾句話：

「伏念中國自堯舜以來，歷朝帝主，未聞有輕以萬乘之尊，托諸於彼風馳電閃，險象環生之火車者；况我皇太后春秋已高，尤宜珍攝，以慰兆民之望。……即朝中各事，亦端賴聖意裁決，不可一日廢弛。故臣等誠望我皇太后勿爲夷人之妖言所惑，罷巡幸之行，實爲至善！」

這裏所謂「夷人之妖言，」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而言。

在我們準備起程的二十天之內，差不多每天總有這種奏章送進來，可是皇太后却一概置之不理，隨手撕成片片，丟滿了一地。這也是她的習慣，每邊見到有什麼跟她自己的意見相反的奏章，她總是這樣撕掉的，她還很着惱地說：

「因爲從前的皇帝沒有坐過火車，現在我們就不能坐嗎？要是那時候已有火車的話，他們怕不早就坐了！而且就是有什麼危險，我們也不怕！我們所經過的險事，還能說少嗎？尤其可惱的，這些奴才們竟敢說我是老了！」

然而她其實的確是老了：那時候，她的年齡已快近七十歲了，她的面部，她的手指，也和尋常的

老年的女人一樣地顯露着老的家徵了；可是倘有人直言無諱的說她是老了，她就不免要非常着惱，認是爲重大的侮辱。

「……再者，他們也不該說，」她繼續的自語着，她的怒火是逐漸的升高了：「因爲這裏有些事情要辦，我們就不能離開北京！難道說他們竟不知道我們的人走到那裏，整個的朝廷，便跟隨到那裏，所有的事情，不是依舊可以辦嗎？像庚子那年拳亂的時候，我們望西安一走，洋兵便跟不上來了；而我們的朝廷，卻是依舊在我們的手裏！她們竟連這些都不明白嗎？這樣愚蠢的東西，要他們幹什麼！」

於是，太后東幸的事情，便這樣決定了。就有欽天監替我們揀了一個大吉大利的日期和時辰，以便出發。這一天，禁城裏是充滿了一種狂熱的忙亂的空氣，從李蓮英起，一直到最低級的宮女；從執政的大臣起，一直到鐵路上最小的差役；從皇太后和宮眷起，一直到我們這些侍從女官；個個都是一樣的忙亂。

當然，從朝門一直到火車站去的一條大路上，又得照例的鋪上一層黃沙；這些黃沙都是浸得很溼的，像海邊的沙灘一樣，爲的是免得給風括起來。一出紫禁城的大門，我們便一齊上了轎；我的轎子恰好緊隨着太后的鸞輿。我們穿過了中華門，前門，沿濸前門大街，一直到永定門；那裏，就是我們上車的所在。

皇太后的鸞輿自然還是用十六個太監擡着，而且是決定要帶往奉天去的，已特備一輛棚車裝載它。

我和其餘的女官們，都照例的坐在紅色的大轎裏，但是我總不耐悶坐，照例又拉開了一些轎簾，偷看着外面的景緻：左邊，我先看見了天壇上的那個藍色的發光的圓頂；後來又在右邊望到了那座先農壇；最後，巍然高聳的永定門到了。我們的行列便魚貫似的穿過了那個門洞，直到站台上才紮住。

潰時候，那一列御用列車，已安安穩穩地停靠在那裏了。十六輛車子，一般的漆着極美麗的金黃色，看去是多麼別緻啊！雖然它們的輪軸都還保持着原來的黑色，然而在很蹩促的二十天工夫之內，這些漆匠們已能把十六輛車身完全漆齊，也可見他們的工作，委實是很勤苦的了。

到了列車的旁邊之後，第二步就要準備上車了。但是我們要上車是很容易的，只須打那些常用的鐵製的踏步上走上去就行了；然而太后却不能這樣草草，非得另外替她準備一條特別的道路不可。不過她倒也不急急的要上來，她先想看一看這列火車的究竟，因為她對於這一系列御用火車，固然還是第一次見面；就是其他的火車，她也從不會見過啊！據我所知道，除掉我偶然給她講過的一些關於火車的常識之外，她連一張火車的照片也沒有見過。因此，我又不免暗暗在替那行車的鐵路員工擔心，也許這些火車的轉動，會有什麼使皇太后不滿意的地方，他們就得連帶送命了。只要這個老婦人隨便說一句很簡單的話，他們的腦袋便立刻可以吊下來了！

其時，我們皇太后是真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樣。

在她沒有走上這一系列神秘的火車之前，她決意要看一看它畢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？於是她就命令攔轎的人把轎與歇下來，讓她可以隨意的指揮。她先教火車慢慢地望前開去，火車動了，她真是萬分的歡喜；竟把她自己的尊嚴也忘了，俯下了腰，儘瞧着那些在轉動的鐵輪出神，同時又連珠般的發出了無數的問句來。她問：機關車裏怎麼會有蒸汽車呢？蒸汽是怎樣造出來的呢？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推動這些輪轆？為什麼火車不能在平地上走，必須在鐵軌上走呢？她的神氣是完全變做一個小孩子了，誰也不會再想到她是一個專制的女皇！

火車依着她的命令向前，後退，向前，後退，一直到她看得滿意了；似乎她自己已經懂得火車是怎樣會行動的了，她這才吩咐上車。

在她所用的一輛車的前面，鋪着一方像輪船上攔着的跳板一樣的木板，板上是覆着一條黃色的絨

絨毯；李蓮英先走在她的前面，扶着她的手臂，兩旁另有許多太監用手夾護着她，以防傾跌。待她跨上了車廂，這一方木板便立刻移去了。

這也是預先規定的：火車每一次開行，必須先得到了她的許可；雖然火車的停止，有時候因為事實的需要，司機的人不能不自己做了一些主張，然而這僅是例外而已。她並且還再三的誥誡，無論如何，機車上不准鳴汽笛，車站上也不准打鐘。

因為這一次到奉天去的路程，確然是比上熱河去的遠得多了，所以她不得不來嘗試一下這種新奇的東西。在她年輕的時候，人們要是見了這種火車，無有不詫為靈異的了！誰也不會相信這種東西是可以便利人的！現在，她居然親自嘗試了一件她年輕時候所認為絕對不可能的東西，並由這件東西載着她，從鐵道上望奉天進發，那可不是一種非夷所思的奇蹟嗎？

可是，她終於還帶着她的鸞輿，她想或者這種新奇的，可疑的縮地法，在半途上會受到什麼障礙。

三 火夫與司機之幸運

在太后沒有上車之前，還有一件事情是必須注意的。其實也是一種很頑固的習慣。就是每當聖駕臨幸任何一座建築物的時候，第一個走進去的，必須是她自己；要是已經有人在裏頭的話，這個人就得先行退出來，必須讓太后走進去之後，其餘的人才能跟着上前。於是在太后未上車之前，便有人先去把那車上所有的工役一起趕下車來，把他們引到一個望不見太后的所在去，齊齊整整地跪着，低下了頭，靜候她老人家上車。因此在這個短短的幾分鐘裏，這一系列升火待發的御用火車上，雖然烟囪裏同樣的在冒着黑烟，氣鍋裏也同樣的蓄滿着蒸氣，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坐在車上照料；一直到太后在她自